

吳子

上

		五二八	漢書門
六	二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九五	漢	
九	二	書	
函	冊	號	類
一八	二		
四	冊		

吳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21	
冊數	2 ( 1 )		
函號	299	184	

299-18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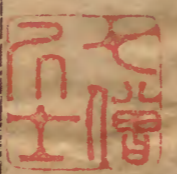
刻吳子序

古者國家有文以潤太平

者武以戡禍亂故兵士受成

於學其途原未始分自後

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高



談性命者輒分文武而二  
之以自飾其送巡退縮之  
氣無事則借先王仁義  
以薄介冑為不足言之而  
檄一馳乃瞪目灰面相顧

不敢發一語嗟乎此氣  
運所以不振也蓋有偽文  
不名者有真武之真者  
未者不文者也人徒見其  
陰詭奇秘以為聖賢之言

必不尔然。宣尼谈兵，曰  
好谋夫，谋则天；时之衰，旺  
山泽之险，夷势力之勇怯。  
彼己之情，形无不在其揣  
量。筹画中，吾知推轂宣

尼，其不作宗。襄坂，怒以人  
之社稷，轻一擲。明矣，兵法  
之传世者，韜略司。马法，而  
下次及。孙吴，孙子之才，一  
试于。吴王，阖庐，未尝。適也。

國天下士心不忘之獨吳子  
不與為甚所家不齒於士  
林者母死不歸殺妻求  
將之事然余取起傳反覆  
讀之而知起之受誣久也

其傳曰魯人或惡吳起曰  
起精忍人也出衛郭門  
與母訣曰起不為卿相不  
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  
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傳

之與起從起行之魯學兵  
法以事魯矣魯君疑之起  
殺安以求將又曰田文見  
死公孫下為相尚親公王而  
害吳起公孫下之僕曰起易

去者也公孫曰索何其僕  
曰吳起為人廉節而自  
喜名如一傳中前後多  
兩截者何我知之矣起之  
者須先觀其出之之人与

廣平  
得其所以言之情而後其  
言之可信与吾乃魯人爲  
吳起於魯矣則其情唯也  
起之見用唯恐言之不爲  
不足以動魯君之視南箕

貝錦何所不至於公孫  
与僕私相畫策欲去起  
之癖而救子之諫不護其暇  
揚其瑜而斲其節廉則起  
之節廉信矣然則子克荐

起者也。而曰貪而好色，何居？  
曰：克為魏親，臣或者前，且  
之，憲故以貶，語抑之，又不  
至為積薪，而曰用兵，司馬  
稷，直不能過，則其實信。

也。腐史之去，我國亦遠也。  
傳聞多，確其敘述中，一則  
曰：久居以吳起，善用兵，庶  
平，盡能得士心，再則曰：楚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



棄母殺妻者能得此聲施  
於於魏間哉且在德不在  
險一語雖孔孟何以加焉獨  
恨後世不善讀書者執說  
夫之言而今賢者行跡經

已不白於千載良可歎也  
然起不取冒德之名而蓋其  
武之實故為魯將則大破  
齊為魏將則救秦拔五城  
為楚將則南平百越北并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功效  
彰著若此視夫假干羽為  
藏拙之門藉樽俎為蒙羞  
之盾者不可同年語矣是  
事且置即其文辭簡古明

透爰司陳於目前規法  
列於掌上探觚室望其門  
墻者亦鮮茲刻也實以其  
文辭若若三難者以味若  
而已矣是為序

太原劉寅撰

刻吳子叙言

人和有言不習孔孟不可為  
儒不習孫吳不可為將雖然  
猶二之也古如鷹揚燮伐尚父  
靡得而競云即漢唐以來出將

入相樽俎折衝譚笑却虜以榮  
名終安在其偏職此也衛人吳  
起向嘗以兵事武侯竟名敗身  
死為天下傑笑不尔斃一不足  
數乎要之吳子用兵未嘗不善

所以愛兵不善耳貪尺寸之功  
名不能割以分人犯衆所忌惡  
非戰之罪也當其抵掌六國之  
情形險夷悍怯利鈍勝負如質  
之券顧冥一決策者我至於圖

國必先和民而造大事八戰六  
避見可知難何并也明四輕  
審二重識十擊本三尊一信有  
死之榮生之辱從古名將信  
不多讓况綏之以道理之以義

動之以理撫之以仁申之以五  
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  
勝者王一勝者帝教勝而得天  
下者止視徼倖一捷而沾之以  
戰為事不廷徑遠乎且他日語

武彘陳守勝三策賢者居上不  
肖者處下而陳已定矣民安其  
田宅親其有司而守已固矣百  
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而戰已  
勝矣旨哉斯言孫吳耶孔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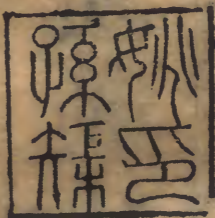
韜鈴甲冑俎豆禮樂耶故吳子  
論將謂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  
剛柔者兵之事也殆自繪其蘊  
也已若夫文藻古鬱挹其芳潤  
佐奏牘之華而生功名之色斯

又甚矣、者矣虎林王君刻有  
成書張友玄淳儼然走一介屬  
余叙遂述其所著論大似有道  
者不欲以其不雅馴使言不見  
於世蓋兵鬼道也間有陰謀詭

計雖太公兵法與漢諸將相豈  
書無、而重責起、必不受也敢  
以質之玄淳為然否

天啓丙寅歲孟夏初吉古皖姚  
孫槩心甫甫書于清白堂

嬰鳴小閣中



序

兵家之有孫吳猶道家之有老  
莊也夫莊著書要歸本老子而  
其師願為田子方吳著書要歸  
本孫武而所師願也魯子夫子方為



卜西河高足不師承管仲一脈而乃  
謂：潤步以氣下當日諸侯王自應有  
漆園儻來作真以下與孫若曾入  
的傳醒宗日以勢矩活人者為教  
鐸起蓋執問業存乃背師說一

惟教人事是尋者此何解于室中  
或哉乃宋父憲以其教禮勵義五勝  
者禍一昧者帝等說猶得聖門驪  
珠之遺而躋之孫子之上是亦如曾  
夫子地而不任莫其徒耳嗟夫以汝

似而遂謂其人似宜學應下席不  
為優孟奪其蓋耶夫豈即人者正不  
必即人者也亦在密觀所定者精凝  
而致偏何有乃或跳而逸于外或約  
以斡其內是與師說矛盾而實以

得今古稟后之全局而不得藉彈  
肘為參禱之妙劑是澹水難木  
相悖而實相調也忠師者執師而  
不知者以為畔師也諺曰知與師齊  
臧師中德亦惟其依以尋解不證

無師智耳。此子古以來善師人者  
有二。跳而遊于外，則莊之于西河者  
是。酌以符其內，則吳之于曾夫子  
者。走夫莊，字其師，而承祖仁禘  
美我唯占之。德而不為，鯁飛蝶化。

出于樊中，而如通其大，而仁義人真  
髓及因以存，是心逸外者，尊內也。  
吳子執領，曾之指歸，而知學之大  
大于平天下，而於脈在理財，乃俯仰措  
摩，希實恢其用，日財具，為刀布而意

尚泉流皆金氣也兵亦金氣也有同  
者善我者則餉備兵備財完水  
氣在師不然席不其外箱空若其  
內何益遂會師棄于取亦及而單  
提足兵一器為理財備而平天下之金

局始滿而不收作腐儒小夫繫俎  
上於衡之迂而坐視其斃人于丹漫  
財于無兵也是以幹內者為奉內也  
然則謂吳子談兵不歸師而歸魯又  
何異於莊之以那孔者宗孔也耶夫

矢從儒出則還收為儒用也道能  
信不用以捍國而少用以資款得無彼  
必害以實用而此第實以虛用耶夫  
亦兵有兵法女亦有女法齊正陶淵  
實亦通身維然法不生于法而生

于機今人算掩于孝朕之上而捷承  
夫氣勢之迫如搏雲以脫兔于忽不  
自覺者不自我而卒不道我之局是  
所為用稅而機隱不可告人而可  
告人者法也淺之之矣深之之矣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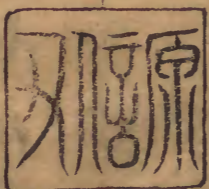
之文以勝則身能言之矣兵勝則國能言之矣  
天下之事都其大矣今日封疆雖以秦  
齊而楚日以我來而東氣未熄正  
急帷幄中矣而文士方坐講席卜  
魯之業而問出焉討亦僻與厄言無

當者是矣而文士一夫計未聞實授其  
福是沈英多與王汝止所著目而所  
藉是佐款以閑之俾閑方累而因  
梓吳子以流傳意也英多尊人無  
回先生以文法多士文汝止其甥也今相

與博信寓兵法于文而有不執發脈  
先登者或信以老子曰隼矢者不祥  
之器遂願帥魯不帥吳也以此笑  
也則又何辭

天琴丙寅春杪黃鶴山客樵

史朱大輝題于山之遙亭



吳子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鄉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君坎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



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于  
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  
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邵云此李克言吳  
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  
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  
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  
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

或者起未委質于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  
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

然用兵司馬穰宜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  
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起爲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  
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

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尼左河修右泰華伊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爲真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有兗門也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謂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  
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死公叔爲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  
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  
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  
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攘界臣竊恐起之無  
留心也武侯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亂矣以此卜之君  
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  
楚楚悼王素知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拍不急之  
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  
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  
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係悼  
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肖王賊也乃使令  
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  
七十餘家

大史公曰世族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  
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  
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麗洎明  
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刑勢不如  
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驅悲夫

吳子目錄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目錄終

吳子卷上

太原劉寅註 武林

沈尤含英多甫 王克安迭生甫 全訂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楊慎曰兵原儒者之事以文武分者俗儒之陋說也

吳起姓名也其先本衛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人有讒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服儒者之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虔共分晉地為諸侯聞吳起之說乃曰寡人不

好愛軍旅之事寡人寡德之人文侯自稱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爲旅蓋言戰伐之事者也魏文侯斯本好軍旅之事因見吳起旣服儒者之服卻以兵家之術來見疑而忌之故佯拒之曰我不好軍旅之事

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吳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者占知事之隱者以事之往者審察事之來者主君如之何言與心相違皆也起因魏斯拒以不好軍旅之事遂答

王世貞曰  
此二句乃  
圖識根源

之曰臣以事之見於外者可卜其隱於內者以作於旣往者可察其未來者以君之所爲觀之主君心好軍旅而言曰不好何故言與心不相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今主君於春夏秋冬四時斬離衆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材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朱赤色漆木之液也粘可飾器丹青畫工所用之色凡遠視

之明莫若丹與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猪。居海中。人於路傍植木。犀來依木而立。木爛。犀倒。因格殺之。退角埋於土中。人潛作木角。易之象有齒潔白。可用其頭。不可俯運用。皆以鼻。今交趾平。緬皆有之。

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冬寒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溫暖。炎夏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清涼。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此以下乃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之事。遂舉以白之。曰如今主

王世貞曰  
謂衣唯甲

君四時斬離皮革。加以朱漆。掩之。復以丹青彩畫。犀象之形。光飾之。若以爲衣。則冬不暖而夏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纒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纒輪籠轂者。以皮革纒其輪。籠其轂。故號爲革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觀之於目則無華麗之色。乘之以田則無輕疾之功。不知主君將安用此也。又製此長短之戟。縵輪籠轂之車。既無華麗可觀。又不便於田獵。若曰不好軍旅之事。不知主君製此何用。此證其言與心違之謂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李猷吉日  
能用之人  
為兵家第  
一義

若以此車戟皮革之具。備虞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而任之。譬猶雞伏之雞。與狸相搏。乳字之犬。與虎相犯。雖有爭鬪之心。隨之而死矣。犬狸虎皆獸名。狸似貍。講德論云。養雞者不畜狸虎。夜視目有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卽其威也。若是將皮革戟車等具。以備軍旅進戰退守之用。却不求會使之人。正似母雞護雛去鬪。狸乳狗護兒去咬虎。其狠鬪之心。雖有而才力短淺。隨卽自取其死。此吳起于用之謂也。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承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承桑氏之君但修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修文德以喪失其社稷舊本國下有家字今從之此又恐言其不好軍旅之事故引此二君偏廢之失以動之

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主鑒此二君之失必內修文德以撫綏百

楊慎曰  
孔子之徒

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攘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故當敵人之兵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哀傷之無及於仁矣言遇敵則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爲彼所乘見僵屍而哀不忍於戰而惟恐傷人守姑息之仁而反爲敵所敗也若只守文德不修武備當敵來而不進戰是失其義也及至民被敵傷屍僵於地而哀憐之不足謂之仁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

文侯聞起是言乃親身自爲設席使夫人捧持觴酒告祭於祖廟立吳起爲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使吳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得全勝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闢土四面開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

何景明曰  
結句有力

毛世貞曰  
此篇即吳

子自序以  
爲後人作  
者非也

楊慎曰不  
異王道

也此章後人總敘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八章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吳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曰教萬民曰親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

王世貞曰  
歷觀古今  
敗局皆由  
不如此數  
句真不易  
之論

之分耳國以民爲本欲治其國者先教其民使之親附卽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之謂也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况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旣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旣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陣也。不和於陣者行列部

伍不相和協也。陣旣不和行伍乖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相和協也。戰旣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也。不和於國者筭計議論之不一也。故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者號令統屬之不定也。故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者行列部伍之不齊也。故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者擊刺騎射之不精也。故不可以決勝。孫子曰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又曰上下同欲者勝。豈非先和之謂乎。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舊本有後字無大字故得於圖國之道之主與將必使其民先和於上四者然後敢造征伐大事孫子曰先勝而後求戰亦此意也

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公也必告於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

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曰吉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爲戰伐之事元龜大龜也出蔡州不敢信其私卽孫子曰不以怒而興師愠而致戰參之天時吉乃後舉卽孫子所謂天者陰陽暑時制也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民知君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此之至臨難則士皆以進戰致死爲榮貴以退後偷生爲恥辱矣民

徐中行曰  
將得士心  
全用此術

知君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  
之天時吉乃後舉是愛其命惜其死如此之極雖  
使之臨難民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卽孫子曰視  
卒如嬰兒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然此一章卽孫子之一言可以括之矣曰道者令  
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吳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始初稟  
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

揚慎曰謂  
吳子爲不  
知道吾不  
信也王世  
貞精透之  
論簡勁之

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是也人能卽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  
復還其始初稟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道者  
圖國之道也反本者反求諸身也其身正不令而  
行也復始者復合乎理也凡事而合乎理則得圖  
國之道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惟其心有裁制而事皆合  
宜所以能行事立功也書曰以義制事既能制事

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盡矣苟事之合乎宜所當爲者則行之以成其功事之不合於宜所不當爲者則不行之斯得乎圖國之義也

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謀者智慮籌度也惟其有智慮能籌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必趨也圖國之謀專欲得其利而遠害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約之以禮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惟能

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圖國之道之義之謀其大要只在於保全基業守其成法而不廢墜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若所行不合於道舉動不合於義而處大位居大貴不勝其任患難必及其身矣其所行不循理所動不合宜平居小人猶且不免於刑戮况處大位專富貴居人之上豈能久乎而禍患必至其身矣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李獻吉曰  
六經之文

吳子

卷上

十

是以古之聖人綏安天下必以道所謂綏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之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視同仁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惟聖人之圖國必安民以道治事以義教民以禮慰民以仁故能享國長久而患不及其身也

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修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道義禮仁皆性之德道卽事物當然之理德卽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故成湯伐夏桀而夏國之民喜悅周武伐殷紂而殷邦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修之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

廢之則衰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也。吳起兵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爲言。何哉？蓋吳子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其源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吳起雜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母死不奔喪而見絕於曾子，殺妻求將而見讒於魯君，逃於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義謀約中。止曰道義而未又言禮仁，蓋謀卽智也，約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吳子之言有所本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吳子言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教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之有恥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勇而無禮，則亂故必齊之以禮。禮者節也，凡所行之事，既得其宜，則中於節事之中，節者有嘉事之失節者有罰，故人恥於失節而尚乎中節也。此所謂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夫人人有羞恥之心在大足以進戰而致死在小  
足以固守而一心也人既恥於失節而奮于義則  
大足以進戰小則足以守固矣  
然戰勝易守勝難

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次伐  
兵者也固專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若計筭已多出而勝敵者易  
惟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人有恥不敢越禮背義  
自然悅服能守此道而勝人者可謂難矣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  
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宗臣曰玩  
此數又似  
得之黃老

故曰天下戰國諸侯五勝於敵者必自取敗四勝  
於敵者必自弊其力三勝於敵者必立霸功二勝  
於敵者必開王基一勝於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  
勝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多如闔閭數勝而  
敗於攜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  
文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  
數勝而亡者也齊桓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  
三勝而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  
舜禹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  
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  
亦其驗也吳子蓋知戰國之先數勝而亡之禍故  
於此言之以戒後人也夫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  
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圖治其  
國不尚仁義專以窮兵黷武雖能五勝于人而禍

必及之四勝于人者不無久暴于外國之供給不  
足自取虛耗之弊三勝于人者是其能先爭天下  
之交養其權謀威加于敵僅可以霸不若以仁義  
二者勝于人則可以王又不若治國以道勝于人  
則爲帝于天下矣故曰數勝得天下稀以亡者衆  
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  
日積惡四日內亂五日因飢

吳子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日因爭名而

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伐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於夏微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於楚是也

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一曰義兵。謂以義服人也。二曰強兵。謂以力勝人也。三曰剛兵。謂以剛忿而制人也。四曰暴兵。謂以暴虐而無禮於人也。五曰逆兵。謂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禁兵之暴。救人之亂。是名曰義。湯武是也。其下則齊桓爲近之。恃兵之衆以伐隣國。是名曰強。秦楚是也。因其私忿興師。是名曰剛。如郤克因怒蕭同叔子之笑而興兵伐齊是也。蔑棄典。貪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闔閭聞允常死而伐越。國中自

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於齊晉也此釋上文五者之義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之數各有服之之道義者必以禮服之強者必以謙服之剛者必以辭服之暴者必以詐服之逆者必以權服之義者果斷禮者辭讓故禮可服義強者恃力謙者遜順故謙可服強剛者忿怒辭

楊慎曰知此者可以爲天下將矣

者婉曲故辭可服剛暴者猛烈無謀詐者詭之以計故詐可服暴逆者反常失道權者因變制宜故權可服逆服此五者之兵各有方法彼既能禁暴而救亂以行其義必不敢動於非禮此則脩飾典禮使之聞之自然罷去是謂以禮服之也彼既恃其強盛此則示以謙卑即卑而驕之之謂也彼必輕我可以乘隙破之此謙服強也彼因怒而來必剛忿此則愈以惡辭激之使其愈怒而疾戰我則多設奇伏之兵堅壁自守不與之鬪伺其怠歸之

際發伏運謀夾擊之此謂服剛以辭也棄禮貪利  
凶暴之兵必無深謀可如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近示之遠遠示之近之詭詐之法以服之彼既國  
亂民疲復舉兵革之事動起大衆而來與王戰者  
此則因其變勢而制其權謀以破之此權服逆之  
謂也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整治師旅  
料度敵情固守國家三者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  
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謹慎君臣之禮  
修飾上下之儀君有爲君之禮臣有爲臣之禮居  
上處下皆有儀則也安集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  
簡選召募良能才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順俗  
是順民之所好惡教之是節之以禮勵之以義也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  
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三萬以服隣敵

康海曰的確可用

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晉文公  
召為敢勇當前行者四萬以得志天下秦穆公設  
陷陣之士三萬以服隣之敵國齊桓公姜姓名小  
白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伯  
君也士與前行陷陣三者非選之有法則不能得  
其死力也法見下文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  
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  
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

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  
者軍之練銳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有膽勇氣  
力能舉旗斬將者聚之為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  
輕足善走者聚之為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  
心欲赴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為一卒嘗棄所  
守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醜者  
聚之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王守仁曰屠城二字

若能有此三千人內奮之而出則可以決人之圍  
外馳之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有此三千人如  
上文五者練銳之軍故出入可以決圍屠城矣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武侯問吳起曰願聞陳必欲定守必欲固戰必欲  
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吳起對武侯曰立衆人之所易見者循之可也豈  
欲直聞陳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武侯願

聞之吳起就欲使之眼前立見可謂善於爲戰也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君能使國中之人賢而有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  
下位賢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此  
乃立見陳必定之法若夫智過十人則爲十人之  
長智過百千萬人則爲百千萬人之長是賢者居  
上不肖者居下則陳已定矣若使不肖居上賢智  
者屈居其下則不服而亂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揚慎曰爲  
君者請思  
致此之道

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親愛其有司則守已先固  
矣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則知愛其上  
死其長矣此乃立見守必固之法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百姓皆以吾君爲是而以鄰國爲非則戰已先勝  
矣以吾君爲是以鄰國爲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  
之同生而不畏危也此乃立見戰必勝之法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魏武侯嘗籌謀國事羣臣皆莫能及罷朝而有喜

### 悅之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  
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吳起進諫於武侯曰昔者楚莊王嘗謀國事羣臣  
莫有能及者朝罷有憂戚之色申公問莊王曰今  
君有憂戚之色何謂也楚莊王芊姓名旅申公申  
叔時也蓋楚申縣尹而僭稱公者也楚子爵而僭  
稱王故其臣皆僭稱公如葉公白公之類是也  
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

揚慎曰忠  
哉吳子賢

吳子

卷上

二十



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莊王曰寡人嘗聞之。古人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  
乏賢者。能得其師者為王。能得其友者為霸。今寡  
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  
之所以為憂。而君乃以為悅。臣竊畏懼矣。於是武  
侯有慚色。聖者神明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  
眾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是也。得友者霸。

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為萬世法書。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歟。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  
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  
有料敵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  
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

憂此奈何

魏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國之西秦嬴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犬戎平王始興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秦大國而居其西故曰脅謂迫脇於西蓋畏其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繹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也趙衝吾國之北趙藉本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爲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曰衝言爲魏之衝要也

齊臨吾國之東齊本姜姓太公之後後爲田氏所篡都臨淄齊亦大國故曰臨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也燕絕吾國之後燕姬姓召公之裔都於薊絕吾後者謂斷絕其後無所往也韓據吾國之前韓亦晉大夫韓虔之後都宜陽據於前者謂據抗於前進無所之也六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便者憂此將爲之奈何時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大梁宜陽卽弘農也韓故都亦曰宜陽城

在洛州福昌縣東

王世貞曰  
論事極透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吳起對武侯曰夫安定國家之道先戒謹而預防之為國之寶也今君已能戒謹預防禍患其遠矣處于六國之中秦脇西楚帶南趙衝北齊臨東燕絕後韓拒前其勢甚危是可憂也若不修德以求治安之道戒其奢侈造作淫虐之事謹守預備簡用賢良則傾覆喪敗可立見矣吳起答之曰先戒為寶可謂深得其要也苟能知所戒慎以行正道

德服民心功蓋于世雖一匡天下亦無難事又豈遠禍之足道哉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臣請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陳人心散而欲自為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陳齊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之陳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

乎整曰各  
國情形如  
指諸掌

死志也。三晉兼韓趙而言與魏共爲三晉也。若不  
知戒則不足與論安國之道。今旣知戒是可以與  
之言安國之道也。先總論六國之俗次復細釋其  
所以繼之以擊之之法。吳起可謂善料乎敵者也。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  
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夫齊人之性剛忿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是其性  
之剛也。其國富饒以其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  
也。君臣驕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

俸祿不均。平一陣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  
軍重而後軍輕言其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  
故雖重而不堅固也。此釋齊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力脅  
而從之其陣可得而壞矣。此擊齊國之法。

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  
心故散而自戰。

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

徐中行曰  
無此實際  
語亦空談  
耳

是也左嶠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步過六尺者有  
罰政豈不嚴乎立信於徙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  
不信乎其人不相遜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陣散而  
各欲自爲戰也此釋秦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  
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  
得而離其將師我則乘其乖錯獵其散亂設伏以  
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矣此擊秦國之

法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楚人性弱以南方風氣柔弱故也其地廣闊其政  
騷擾其民疲困故陳雖整治而不能持久也此釋  
楚國之俗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  
勿與爭戰其軍可取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  
輕進而速退困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卽吳爲

三軍迭出而疲楚之意故其軍可得而敗也此擊楚國之法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燕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慎好愛勇義以荆軻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騎劫事觀之可見故陳守而不走也此釋燕國之俗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右角之

擊可行且見胸中武  
破法又擊  
寫如畫而  
國情形象  
男慎曰各

庫府備置  
能望其肩  
背

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令踐而勇者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是也或馳而後之謂掩之於後也如此則在上者疑惑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於敵人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此擊燕國之法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

三晉地居中國其人性協和其國政均平其民疲困於戰鬪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為薄無致死之志故陳

治而不爲用也韓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之此釋韓國之俗言三晉者韓趙魏皆晉地也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陳而壓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趙二國之勢也夫韓趙魏三國如輔車唇齒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人之勝哉此吳子但畧言其勢不言其虜將敗軍之形也此擊韓國之法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  
擐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  
是謂軍命

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輕於扛鼎言力之多不以鼎爲重也其足輕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擐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等之人簡選而類別之親愛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上文言擊敵之法然亦必選猛勇之士虎賁猛勇也言一萬二千五百人之中豈無猛勇氣力不以

王世貞曰  
擊者之選  
必無之不  
能取勝

扛鼎爲重走快過馬拔人之旗斬人之將之能者  
當選出來與衆不同愛之以恩貴之以祿可以保  
全軍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  
可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健剽疾志在吞滅敵人  
者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  
謂戈盾戟夷矛酋矛也戈平頭戟也盾干也戟小  
枝向上者也夷盾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皆鈎

也或改列爲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可改  
乎其內更有工習弓矢戈矛戟五件兵器其材力  
強健勇疾其心志奮怒欲吞啖敵人者似此等人  
必當加其爵祿陞其階列可以憑之決勝

尊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  
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  
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爲將者能審料此可  
以擊人之倍武侯稱曰善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



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養已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厚其父母妻子卽如後勵士篇中所說使皆勸勉以要上賞畏懼以受重罰人皆如此則可以相與持守長久堅其陣勢爲將者誠能料度至此可以一而擊十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吳子言凡料敵之道不必卜問而可與之戰者

李攀龍曰  
八首若出  
於我軍又  
當思備敵  
之策

凡八事初一日遭遇迅疾之風其時隆冬大寒或早而興起或始寤而遷移剖冰凍而濟水不畏憚其艱難勞苦者當大風大寒之時或未明而便起軍或旣睡而復遷移剖冰凍而過冷水不顧辛苦艱難者是其必有危難不得已也彼若如此破之必也不待占卜而疾與之戰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次三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有暇隙之處行走驅馳飢而又渴務取遠路而與人戰盛

夏天氣炎熱晏起愈熱兵士擁塞無有間隙疎通  
步行者乘馬者又皆飢渴而利在遠去者其因憊  
可知可與之戰也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  
能止

次三曰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姓怨而  
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息

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次四曰軍之資財既竭盡薪芻既寡少天時又多

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

次五曰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生疾疫

四隣之救者不至

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次六曰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怠  
而未得飲食解甲休息於路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次七曰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固三軍

本攀龍曰  
六者若在  
六軍可賀  
勝矣

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曰行陣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  
險阻半隱於內、半出於外、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遇敵有如此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凡敵之軍勢  
有如上之八樣、則急擊之、不必疑慮也、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有不占問而避之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初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強、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曰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於  
民如此則能使民之愛其上、敬其事、死其難也、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曰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也、  
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曰戟陳有功者居於班列之中所任者惟賢  
所使者惟能陳有功者之多寡列居位之上下以  
激勵之又凡所任使者皆是賢能是其治謀必有  
過於人者我若不及當避之不可與之戰戰必敗  
也

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曰師徒衆多則力强兵甲精銳則利戰師衆  
也徒黨也兵器械也甲衣甲也言其衆黨之多器  
械衣甲習服純熟

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曰有四隣之相助得大國之援援亦救助接  
應也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凡此數者不如敵人當避之無疑惑也敵有此六  
件審詳我既不如必須避之不再疑慮而不定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愚按此章之旨  
吳子亦舉其大概者言之兵家之勢不常亦有變

弱爲強轉禍爲福者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勾踐收禍敗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而滅要在臨時而制宜相機而行事不可執一也可謂見可而進者是上料敵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也知難而退者是此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也劉解言吳子亦舉大概者言之云云雖善然不究其曰不如敵人避之勿疑不如二字至要審察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強而避之苟能避之則知用隘伺隙之利矣不然則小敵之堅大

敵之擒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武侯問吳起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其道可得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吳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

之貌旌旗煩擾紊亂人馬頻數顧望此爲愚將吾  
以一倍之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  
此觀外知內之法敵人之來放蕩無備旌旗亂動  
不齊人馬頻頻回顧若敵之形見於外如此我觀  
之卽知其內必無奇謀遠慮彼雖有十分我只以  
一分擊之必能使之不能處置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  
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死

隣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協和溝塹壁

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洶  
然驚懼欲前進而不能欲退後而不敢以吾一半  
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危殆也此  
察進知止之法察敵果是如此而進則知其智謀  
止於如此也其衆雖多只用如彼之一半人擊之  
雖百戰而不致其危殆必勝之也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  
而趨其危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

宋濂曰一  
段文法峭  
刻似韓非

須審察敵人之虛實而超其危急之際乃可勝也  
若不審虛實恐彼實而示之虛虛而示之實反爲  
所勝耳危險難不安之處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  
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  
長道後來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  
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  
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可擊。既食而

不設備禦之計。則可擊。士卒往來奔走。則可擊。凡  
舉事動衆。必順其時。若失時不順者。則可擊。涉大  
水。俟其半渡。行列未定。可擊。險道狹路。或衝其中。  
或掩其後。敵難以相救。故可擊。旌旗亂動。是無節  
制也。故可擊。陳數移動。人心不定也。故可擊。將離  
士卒。則上下相隔。令不一也。故可擊。衆心恐怖。故  
可擊。凡若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衆。前  
後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勤勞是勤於戰事。久  
而勞困。故可擊。未得地利。是在圯地絕地圍地等

處故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是勁者先疲者後不能齊集故可擊也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況能與人戰乎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故以名篇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

武侯問吳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爲先吳起對曰

本獻吉日  
文法簡古

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武侯又問曰何謂也何謂也  
是又問四輕二重一信如何說

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吳起對曰使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輕便於人人輕便於戰車革車也此是四輕下復申其輕之法

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於馳逐故地輕便於馬也



飼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輕便於車也脂膏鋼鐵常不缺少則軸滑澤故車輕便於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則無所失故人輕便於戰也芻秣也又芟艸也秣是以粟著馬日而銜之以行也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以信為將者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勝之主也重賞重刑是二重行之以信是一信審熟究也言能詳熟窮究通達此四輕二重一信乃是取勝之主將也

王世貞曰  
可謂一字  
訣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

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道爲勝。吳起對曰、以整治爲勝。武侯又問曰、不在人之衆多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吳起對曰、若度法號令不明、賞功罰罪不信、擊金而不能止、鳴鼓而不能進、雖有百萬之多、何益於我之用哉。

楊慎曰  
子之兵  
王道不能  
練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所謂兵得其治者。平居則上下有禮。動作則奮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退之而返。使敵不能追其後。或前或却。皆有節。或左或右。皆應麾。雖斷絕而成陣。雖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與之同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爲一。不可離而爲

二。可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投之所往之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子之兵。蓋父子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結之以恩。信施之以仁。義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卽此義耳。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之可肯也。疲倦怠也。言大將素以恩威刑賞禮節法度治理其士卒。士卒皆服習故其或進前或退却皆應節制。或左或右皆應麾指。雖斷絕而陣勢不絕。雖散走而行伍不亂。大將或使處安穩之地。以

應敵或使處危險之地以應戰則其衆皆肯合而不肯離皆肯應用而不肯倦怠也治兵苟能如此則投之所往天下莫能當也此名爲父子之兵也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吳子言凡行軍之道無犯前後進止之節使之不所守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使之有所養無絕其人馬佚飽之力使之有所恃此三者皆所以任用

在上之令也任用在上的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凡爲將行軍毋亂其進止之節制則人知所從毋失其飲食之所宜則人得其養毋竭人馬之力則能壯而佚依此三件行軍則士卒皆服其使令士卒皆服其使令則上文以治爲勝之治法從此生起也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七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

勞人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敗。如。此。則。人。不。堪。其。上。令。既。不。堪。則。不。服。不。服。則。居。則。亂。戰。則。敗。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戰者如坐漏卮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吳子言凡兩兵交戰之場。乃止屍之地也。戰危事。兵死地不可不謹也。若有必死之志。則得生。若有

徐中行曰  
深明倚伏  
之理

幸生之心。則必死。其善為將者。如坐於漏卮之中。伏於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為我之謀。敵之勇者不及為我之怒。吾能受敵可也。此因下文猶豫狐疑而言。止屍之地。即死地也。言凡兵戰之場。最不可令吾士卒猶豫狐疑。當陷之死地。示之以必死。則莫不疾戰以求生也。若示之以可生之路。則皆貪生猶豫而不力戰。必致敗亡。所以善將者。陷之死地。如坐於漏卮之中。伏于燒屋之下。危急之甚。若不疾速求出。則必死也。所以使

智者不暇猶豫而謀勇者不暇狐疑而怒盡舍死  
以承戰敵可也此卽孫子聚三軍之衆投之無所  
往不得已則闕之意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故曰用兵之患猶豫不決最爲害之大者三軍之  
災難生於心之狐疑而不果斷猶雌也仰鼻長尾  
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謂不決曰  
猶豫狐多疑河冰始合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  
過故以多疑爲狐疑爲將者發號施令猶豫不決

王世貞曰  
亦有當處  
審者不可  
不知

用兵計謀狐疑不定必致災患又豈可使三軍之  
衆猶豫狐疑哉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  
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  
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  
戰教成三軍

吳子言凡人常死其戰陣之所不能者敗其坐作  
進退之所不便者若能戰陣豈可致之死若便於  
坐作進退豈可使之敗故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

楊慎曰句  
奇

爲先務使一人學戰則可教成十人十人學戰則  
可教成百人百人學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  
則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則可教成三軍三軍者  
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言臨敵交戰之際常死其不  
能者能則不死常敗其不便者便則不敗所以要  
教戒爲先使一個學成去教十個分而教之使三  
軍皆能皆便則何死敗之有說見下文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

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飢餓者此孫子治力之法也  
或曰吳子論學戰言以近而待其遠以佚而待其  
勞以飽而待其飢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先  
能齊已之力而後治彼之力耳能以近待遠以佚  
待勞以飽待飢則不死也此三者用兵大要不能  
如此三者則常死也可不戒哉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  
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有

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而變爲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

大將之事圓而方之至結而解之每變皆習則便熟也所以不敗若圓不能方坐不能起行不能止左不能右前不能後分不能合結不能解是不便熟也戰則常敗可不教哉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

宗臣曰因材授職治天下不過如是

吳子曰教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夷矛酋矛也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

以指麾旌旗搖蕩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爲計謀之主刈艸爲防者曰廝炊烹者爲養着馬取薪之人謂之廝養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武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護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二十五家爲一里十人爲一什

五人爲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陣法三擊鼓使促飯食四擊鼓使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武侯問吳起曰三軍一進一止豈有道乎吳起對曰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爲敵所衝二則恐爲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

楊慎曰天竈二字立名奇甚



恐為敵所圍二則恐水草不便太公曰處山之  
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是也非特此  
也孫子曰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等皆當亟行  
疾過無得停止也

吳子卷上終

文化章末

